

三國志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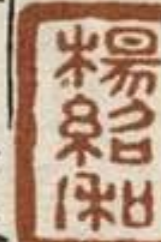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魏書

國志十一



○袁渙傳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宏

漢紀曰滂字公規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當時

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

命為功曹郡中奸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

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

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

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

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

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

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

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

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

邪且不取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

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

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日去此復罵將軍可

乎布慙而止布誅乃得歸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

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其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

皆重載唯漢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漢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今軍發足以爲行糧而已不以此爲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漢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

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漢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濟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二

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爲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漢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爲梁相漢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

禮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如思而後

行外溫柔而內能斷

魏書曰穀孰長呂岐善朱淵爰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

出署洲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漢教勿劫主簿孫徽等以爲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漢

教曰主簿以不請爲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間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劾

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之則取之於人不爲曠

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爲郎中令行

御史大夫事漢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

文武並用長父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

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

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

死者羣臣皆賀漢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居官

數年卒太祖爲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

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

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

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漢昔拒呂布之

事問漢從弟敏漢勇怯何如敏對曰漢貌似和
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漢子侃
亦精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表氏世紀曰

禹與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迂至尚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與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出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帶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 首綽九州記稱準有雋才泰始

中為給事中袁氏子孫初漢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世有各位貴達至今 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自固有學行疾

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

晉諸公贊曰亮子榮字儀租霸弟徽以儒素稱遭天

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 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

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去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微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 徽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

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傳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

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

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賢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異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

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
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
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
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
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
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
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
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
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
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

魏志十一

文

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為

郎中承孫邵管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傳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
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
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
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博物記曰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
負之轉為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
遣之官然茂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
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二萬騎萬匹

涼茂

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

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公孫度聞曹

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案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此者

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

四、册

魏志十一

七

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傳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

玄別傳曰淵始末知名玄

辨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此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母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

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取之太祖太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

三四十一

田疇傳

八

書而不宜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二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大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曰太祖以其子泰為郎

○田疇傳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劔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安弱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

見卷十一

九

出祖而遣之

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出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上須報懼

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

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

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音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

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

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靈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使之至道不拾遺比邊翁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

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爲脩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澇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

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
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
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
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亭
侯邑五百戶

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

台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成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具美

疇自

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

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魏書載太祖令曰昔

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也其聽疇所執

遼東斬送袁尚

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

往弔祭太祖亦不問

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

盧龍之策致使袁尚奔迸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脩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

疇盡將其家

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

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太祖追念疇功

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

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

先賢行狀載太祖令曰脩令田

疇志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表賊之盛命召不屈據險守志以傲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持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道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測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入之高疇上疏陳其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魏書載世子議曰昔遠教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勸貪夫賢於尸祿素食之人也故可得而小

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

魏志十一

十三

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畿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程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欲為復使令司隸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上善雖可以激清勸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

曰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案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為繇之事誤邪

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惲善太祖語惲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惲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惲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

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博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傳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

三五

魏志十一

十一甲

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郗原融不聽

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
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索已歷試諸難謀而鮮
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爲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爲譚別

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必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

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關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博子曰太祖既誅袁譚烏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

鬼志十一

十一

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出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被譚命傳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

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

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

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讜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貴所議如左太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深孤以心知君至深至孰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湯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鳩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爲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爲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閉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爲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治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爲馮翊從正卿生以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聞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疆何人哉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

魏志一

一

一

爲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爲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爲

安東儀爲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殺之子衷字偉

王脩

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柏樹褒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衿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饋以麥者褒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褒為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陰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六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取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褒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褒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褒曰吾薄志畢願山數自與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葬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留褒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而春者根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身不停家鄉邑翁然以為能係其先也褒以為春性險狡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褒常以為人所行其常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

魏士

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逢起褒宗親悉欲移江東褒戀墳壠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褒思士不肯去賊害之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日於晉也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涓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為一傳其脩涓聘二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凌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詔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樂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王脩

身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眾從羌中還依憲眾人多欲取約以徵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公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湯達等就斬約

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邴原傳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

魏志十一

十九

往投原

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邪

原匿之月餘

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

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

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

原王烈但

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

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

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

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

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

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

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

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

泣曰欲書可耳荅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

魏志一

二十

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亂之中

疑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立孫崧崧辭曰君

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

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

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

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

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

君以僕為西家馬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

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

以為求師啟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

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

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不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懃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盡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脩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曠咨雋又我祖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釐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己任授手拯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

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荅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夕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某亦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那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鷓鷯之類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士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博學洽聞注解典籍藉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自以高遠清白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去青州有所剪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仕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那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擊後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首問那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上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

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
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有與原符甚相
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貌世魁然而時不為孤用聞
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為五官
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
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
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
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勸之雖去利賢能不而心太子燕
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
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紛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
此論太子詰之於原原悼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

陽有名於魏父諡字叔遠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論在嵇
康集為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者莫之能測也官歷
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

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

魏志十一

廿一

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
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
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
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傳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
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

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
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

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贈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

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

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

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

傳子曰寧往見

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潜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無子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甲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閱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聞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齋牛著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王烈者字彥

魏志一

廿三

考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

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

先賢

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為師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位俟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金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間成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主烈聞之入有以吉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豈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受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問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

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比日親驂乘適列私館疇詔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特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疆不陵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為中國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

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

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

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

魏二

古

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

而藏諸已西渡盡封還之傳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

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發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

受傳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口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

臣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溥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

得盡微命書**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傳子曰

奏帝親覽焉**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傳子曰**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

獨貞正足以喬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古今有益大化

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道居大魏受命則強負而至

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

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奭曰耆造德不降我則

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卜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

魏志十一

廿五

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

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

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

義使朕虚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

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

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

管寧

吏從茵薦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
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
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
祀一紀不能仰荅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
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
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
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薦以禮發
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
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
是以鬱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

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
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
郡功曹以禮發遣入特被爾書以臣爲光祿勳
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
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
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爾封之寵案枕驚下荷
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
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
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
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

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
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平審老疾尪頓邪
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鄰比臣常
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裘隨
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
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紫巾故在遼東所有
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
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
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關於園圃臣揆寧
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著文智衰是

魏志十一

廿七

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

高

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
五十餘年未常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正始二

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
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
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四
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
之中和摠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清玄
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
室究其闡奧韜古今於曾懷包道德之機要中
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

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
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
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雋乂
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
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
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光祿勳寧疾彌留未
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
堵筆門偃息窮巷飯糲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
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
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

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關羣下屬望昔
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下良佐況寧
前朝所素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
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供緒
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
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
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
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
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
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

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
極下阜羣生彝倫攸叙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
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
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今文尚書曰優

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

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

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

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

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

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

心哉

傳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女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

魏志十一

魏志十一

廿九

一

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講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貌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

時鉅鹿張銜字子明

穎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銜少游太學學

兼內外後歸鄉里表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

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

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

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銜

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

白承前致版謁銜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

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
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
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
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
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寶有魏之禎命東序
之世寶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事班
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鉞鉞密謂綽曰夫神
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
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

三十一

魏志卷十一

二十一

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雋之鳥
巢鉞門陰鉞告門人曰夫戴雋陽鳥而巢門陰
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
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
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
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
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
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
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
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

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
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

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
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

初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
步涉險邀生於峭澗之間止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
義乃止昭因與所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
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鄰黨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
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遂辭以解之是以寇
難消息眾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二百里無相侵暴者

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

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
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

魏志上

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

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寇賊到陸渾南長樂
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

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高士

傳曰幽州刺史杜如翥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
事倫理辭義謙敬恕其重焉太尉將濟辟不就正始中驃

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顛鍾

毓太僕庾嶷宋庾氏譜嶷字劭然潁川人子震字玄默
晉尚書陽翟子嶷弟道字德先太中大夫

遁胤嗣克昌為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
長史敬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

今弘農太守何植等文士傳曰植字元幹廬江人有
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

史廷尉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植子龕後將軍勗車騎將軍
暉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亮

悼之孫也。貴達至今。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

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高士傳曰：朝

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顓休復與庾嶷薦

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

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顓等位皆常伯，納言疑為卿佐，足以

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文，遺逸山林，誠

宜加異乃。從誕議也。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覲

、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傳子曰：胡徵

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

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時

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

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

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

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

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欲遣船捕

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

人多死者，縣常使理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

徑，必循干陌。及其掘拾，不取大穢，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

以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

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篝火以自

魏志二

三二一

普官寧

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若汗，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貨，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卧不後人，以為死，就視如故，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出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閤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出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願，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

魏志十一

八三十三

不能行，其人所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汙其耳，曰：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輔，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略又載高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荒華年似如五六十七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游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藥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甌糲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禪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十，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

管寧

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寢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
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
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
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
之曰寒負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
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
因與脯脯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脯一升而上臣松
之案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
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園全形如
蝸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
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
逐此句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漢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

臣松之以

為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

蓋是貞禹兩龍其之四涼茂國淵

亦其次也張承各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
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
拔張璜胡昭闔門守靜不營富世故并錄焉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卷第十一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魏書 國志十二

○崔琰傳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之玄罷謝諸生琰旣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

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

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漁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

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始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

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歿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

魏志

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

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摠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琰

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

崔琰

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

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裏憤籠行都道中時

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憤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為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後白

之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為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勅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

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更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

弟聰哲明允剛斷英時殆非子之所及也百松之案時或

作特竊謂英特為是也朗以為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

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

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

魏志十一

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

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

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

陳羣共論冀州人七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賤之初太

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

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

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

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

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

崔琰

為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笑覽所忿疾覽為刊章
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
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
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
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
不能決乃上獻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
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
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脩復城邑
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
王脩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持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國
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鄭
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
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
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
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
豪傑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
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君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
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罰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

見卷二十一

之

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政也高密山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
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
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粗賦少稽一朝殺五部
督郵姦民汙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
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
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眾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
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
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
年頗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鄆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
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陞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
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其也于時曹袁公孫共
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辯小
才信為腹心左丞相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
民望不可失也丞相勸融自記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
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矢雨集然融馮几
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
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略依
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
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特務又天
生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啁之

崔琰

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
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今不禁婚姻也太祖
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郝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
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
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
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
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偕號太祖與
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
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
之罪乎易解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
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縉
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
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每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
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
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善曰武王伐紂以妲
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問之對曰以今度
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
子年八歲時方拜其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
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
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

見一

八六

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
作變異眩其詐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橋衡受
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鉗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
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
明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
世語曰融二子皆齟齬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
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為世
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
譬八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
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亦甚不起若
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
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况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
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
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少與袁紹及太祖
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
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疆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
為謀乃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
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濟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
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
從行出勦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

崔琰

也人有白者魏略曰婁圭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字子伯少與

遂見收之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荆州北界合眾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

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異州其後太

祖從諸子出游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頡謂左右曰此家父子

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誅意遂收治之

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常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

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

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以得免會天

下義兵起子伯亦合眾與劉永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待軍

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

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負王命以

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寵秩子伯家

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

伯功為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

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

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

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

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而

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膏附之由也

而魏志十一

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琰足孫諒字士

文以簡素稱仕晉為尚

書大鳴臚荀綽異州

記去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傳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

稱將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

陽太祖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

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

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表

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基建

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

毛玠

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
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
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
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
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
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
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荅曰老臣以能守
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
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

魏志十一

八

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
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
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
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
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
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
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
僕射復典選舉

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任官清恪其
典選舉技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

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賄豐足者皆免黜停發久不選
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
柴車軍吏入應朝服徒行人擬壺食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
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葭蕀之求吏勢於上俗移乎下民到

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玠密諫曰
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
所宜聞後羣寮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
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
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奴
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
付獄大理鍾繇語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
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
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漢律罪人
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

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
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
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怙寒若
舒怙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
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
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
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
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
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
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

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

魏志卷之二十一

十一

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杜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訐何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傳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

毛玠 徐奕

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
弈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
雍州刺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
害之而弈終不為動

魏書曰或謂弈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

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為乎且奸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明也崔琰徐弈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弈失位而崔琰被誅

山為魏郡太守

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
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
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
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

魏書卷之六十一

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
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
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
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弈其人也太祖乃以
弈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
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
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弈之為人弈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郎以奉弈後

何夔傳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

徐弈 何夔

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

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丸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

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

魏書曰漢末閹官用事夔從父

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固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避亂淮南後

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

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為太祖固守術以

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

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

魏志十一

十一

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

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知害建安二年夔

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

郡頃之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

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

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

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

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

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宜乎

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

何夔

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

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持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加其撞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紲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守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孳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取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省之非也

出為城父令

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為郎令夔為

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

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

魏志十二

十三

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承等郊迎奉牛酒詣郡卒平賊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縣緡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

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
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
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
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
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
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
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
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
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
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

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
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
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
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
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
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
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
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具在朝
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
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

僕射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傳選

謂夔曰人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儀已害之矣

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奸佞

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

文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

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

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

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

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

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為豪汰文帝踐

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

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

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

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

即安以順朕意薨謚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

司徒于寶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丑丘

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為武衛將軍荀

頡所表活既免辭詔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程

咸為議議曰大魏承奉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

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則不

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

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為

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

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謚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

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益康公子蕤嗣邵庶兄遵

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

何夔

事稱永嘉中爲尚書爲司馬越所殺傳子稱曾及荀顓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顓呂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閱今曰首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出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顓傳

邢顓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顓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顓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爲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顓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

魏志十二

十六

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顓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顓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顓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顓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顓反䟽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

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誘其罪不小
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
定而臨苗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
問顓顓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
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
傅文帝踐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
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諸

公贊曰顓曾係喬字曾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
職元康中與劉暎俱為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傳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

魏志十二

十七

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
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
後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

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需雅顯少有

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阜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
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
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
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
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信
獨謂太祖曰夫略不出出能摠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
非其人雖疆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
焉休水之敗信被創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
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
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苦抑
之則力不能制祗以遯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
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

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脩儒治身至儉而享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

表封鄧兄邵新都亭侯

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薨子

融辟勛丞相掾

魏書曰勛青白有高節知名於世

二十二年立太

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悲望滋甚會郡界休

魏志十二

十八

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騎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擘對曰獵勝於樂勛抗

鮑勛

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
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
野傷生育之至理擲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
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
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
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遼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
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
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
勛為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
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

大議勛面諫曰王即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
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
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
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龍襲遠
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今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
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
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
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
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
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

拍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殺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傳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荆

魏志二二

九

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主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太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母不與役既衆庶怨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

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之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

芝以見稱

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為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為廬江太守為孫策所破自

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從政勳自持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為李甲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

魏志十二

廿一

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

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次疑門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

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

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二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事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去鋤條桑

耕燠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回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

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
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
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
易見豈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
詐一朝決竟遂超為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
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
迂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
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
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
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

去官居家未其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肇晉太康中為

皇州刺史尚書見百官志

評曰徐弈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
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
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
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
兼才疇克備諸

魏書

國志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卷第十二

